

卷三

書名 草木子四卷 正德十一年葉溥刊本
 撰者 明 葉子奇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明
 索書號 倉石:30267
 編號 3023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3026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草木子四卷 正德十一年葉溥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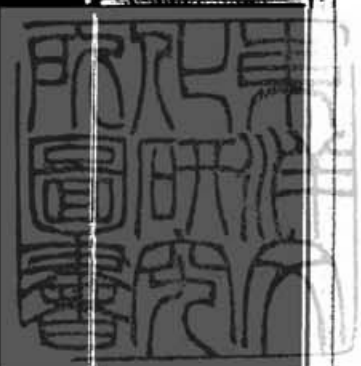
草木子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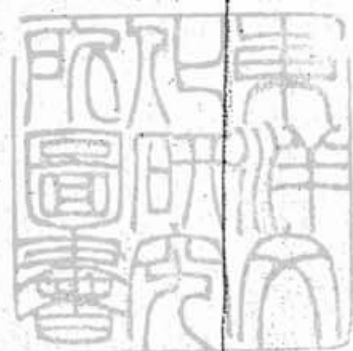
管窺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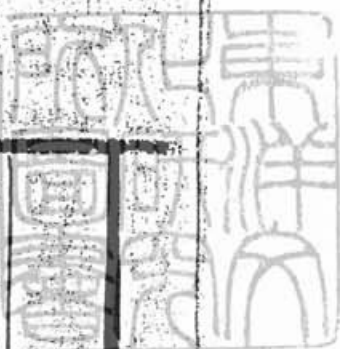
括蒼龍泉 葉子奇世傑著

天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充。莫先於
 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盪。漸加凝
 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瀾之勢焉。於是
 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
 既具迺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行之生也。以敬。普為斷。次益以敬言之也。水火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05023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闕於塗中露有

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販之潮至輒走

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滄死者如是累日江復變

流議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

昔元戊寅年間荆州分城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

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

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豬毛雜根一二尺泥之

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後部

不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至正九年間河內民家養蚕及熟而上箔其結成一幅
宛如旗狀又一家蚕數千萬其結成一繭大如數石
獲益亦保重之孽為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婦養石氏養蚕三十箔
其蚕忽變萬蚕合併為千千化為百百化為十十化
為一巨毒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絲繭重二十五斤
當時以為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
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孟賢家之孽也
又乎家其母養蚕將老忽唧唧有聲次年母事

又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為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橫挿
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燭須臾燬燻惟金刃存其石
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壤之象其後卒因河決聚
役徒而裁

庚寅年冬溫霽盡暴兩時行樹斃處等州雨黑黍大如
小麥色黑或破視其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至庚寅已極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
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異於正月十一日

嘗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寶玩
萬計由宦官竊鼠故也其後天下大亂盜賊毛會
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鬚髮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太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多自倒柱脚白元次年城陷於倪
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合統

至正壬辰閏庚辰相脫脫詔書帝明殿忽傾又如倒狀
天兆其戾卒不之悟悲夫元朝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閩江淮蘆荻多為樹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
燄成天下太平四字

兩粉針湖廣民家門戶住壁之間有粉痕如針樣無致
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
亂臨饒信杭徽等州未幾越復又為張九四所奪浙
西不復再為元有昔宋初海禁不流而宋亡元亦海

朝不送而死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開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二月月食大白是時江淮群寇起張九四據高郵寒山童男據臨濠徐真一倪蠻子陳文謙亂漢河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譏謂天下怨脫脫賊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徵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而為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為矣後亞麻慮脫脫再入相矯詔斃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

不驗始救而賊死○宋殺岳飛○兀殺脫脫○天欲滅其國先伐其良也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渴

甲午春大風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雨漸大饑是夏亦甚夏岳

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

數識者知其為天發殺機也○俗言龍爭虎鬥是群龍出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者如屋墮深入地丈

餘洛陽有大皇隕地澤行數拾一又草木皆焦北嶺山

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空而盡去此又其特

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雉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能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重之變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河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日邊道側其跡弱者

走不及多道絕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廣順王妃主子女皆為所擄其後諸子皆為所殺

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鳥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丁酉夏六月温州没千餘家

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兩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半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未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以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之。已知宋室將亂。况元京在洛陽尤遠。非南方之鳥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天數也。

已亥秋九月晦日天南明西北方天裂紅光燭地。時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已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飛入人家香爐上。之後多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始出。苦寒出非其時。此變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証。后年閏冬選良卷十第

為湖務間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兩寇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丞相孛羅稱兵犯關。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雅吉。刺所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孛羅太子。復位雅吉。刺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群臣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為不樂邪。上曰。傳云黃河清。聖人

生當有代朕者。群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應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屋，床胡椅，間燼臺，百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蓋人，其牀椅燼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實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大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之

原陽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

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選明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言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復作徽欽，猶望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沒。

已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餓鷓鳴端明殿上作飛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唐成年岳州府群蟻同穴無故自闕而死處處皆積成

小堆其後獨岳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死

唐中帝履位之后月九食既者三其後卒於其身失國

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

唐中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汎清江忽有二老獼登舟獻

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獼凡四五百上

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群獼復

朝拜拜送餘獼數百皆去然其中大獼率死者三十

六故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中肖獼迎拜見祥也

遂流一石於地唐中帝絕朕而得國在位九三十六年

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西生肖獼明皇

好獼獼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十七年鑿刑薄

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驚望宿泊無

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

下卒類說拒致養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
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以王道
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小人惑
弊之甚而真儒之効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又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關
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蓋之
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脯蝗爲理

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聲曰此
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去

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爲荒雞祖述聞雞聲
獄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之而舞卽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以衰替別營一小室以
居落成之日宰猪爲享禮猪小腸皆修治忽道地如
蛇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問一年所營小室亦
實蓋家國將亡而妖孽見蓋皆不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無形蓋鼓
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

以歸後碎之寶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
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后帝師以國事不振
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此宋祖與趙之祥
備武備以脩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
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
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畧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
砲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詠歌爲凱歌兵政於是
不脩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

之所以至於不振也

元初有王莖蔡五等之亂旋致戡定

廣中帝初年秦王治顯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

在后有李致南經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

正戊子間海寇之國珎始爲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

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楊氏人慕賞功官爵募

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

而不加誅元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

敗朝廷恐其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卽嘗之以海運于下

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之與萬戶蕭戰之謀襲殺之
不果又叛朝廷命岑敬字羅元帥董博齊率兵加討
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為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
安辭故出高器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遷爵
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官寵后又
失之於終當官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
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圓球台之靈立於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
云楊氏青出岷精其初亦欲向蜀為國宣力後失賞

遂出忿言曰蔡能為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乎力能
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為亂朝廷屢招
國球為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
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
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
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南人在都
求仕者北人目為贖雞至以相訾詬蓋贖雞為南方
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潘圻趙

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等
子廷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也膏膏賞至於
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
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
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捕非得數千緡不與行
遣故有切無錢者往往事從中綴皆抱怨望其後盜
塞寰區控名宣勅遇微功即填給入已不榮之矣嚮
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專
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異

謬哉嗚呼壽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豈
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右之有天下者可以監
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毅道勅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
亦竟不與可為太息昔漢陳稀反代地郡相計曰見
千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者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
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
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

前后所費九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間灌山水迅
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幣廢惡用
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滯不行
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
其流身事其任頗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入朝廷
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謀
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等
此物一出天下反預嘗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謂
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禁嚴密

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
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略曰蓋王
璽於東海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
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播天
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卽擒獲而
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
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後奉其子爲主寇掠汴汝淮泗
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爲姓國號宋改

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省悉為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關王師極力對守始退敗

斬州盜徐占一叛先是劉陽有彭和尚能為偽領袖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懺愚民信之其徒遂眾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等以賊布為業往來斬黃閣及獻彭舉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於盟塘水中浴眾見其身上臺而起眾皆驚異

遂立為帝及於斬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導臺省于斬春然資性寬縱權在群下徒存空名爾后其臣偽漢主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馮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眾從為亂倪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父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壽號倪為偽相用多槩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入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妻其妃子庚由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

為所殺荆鄂潭岳黃新禮六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
州皆為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為其下所殺前
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變
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
已應天象也嗚呼區區一盜使之為亂以禍天下而
亦內符母夢上應乾象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
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象
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尚居漢川縣畊稼為業
富於牛田

汝寧歸漢尚賊丞相既脫命奔中書御史大夫野允
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躍馬
先遁汝寧守官某觀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欲斬之
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未守其地
資如山率為盜有脫脫匿其殿及以捷聞既而西臺
以文彈劾脫脫奏軍實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脫
脫欺掩之說也蓋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也其
所以敗也昔楊國忠為相任單于仲通為將故征雲
南喪師一十萬今汝寧為相用季象李廷蘭為將

黃澤山後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德三為將
使攻西夏末洛城黃師亦數萬是官取材才於親昵
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彼之
為人君者可不鑒諸

高郵盜張九四殺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誅之
中設其兵兵遠海賊逃陷平江路先是中原上馬
賊剽掠淮汴開濟善趨朝廷不能制張為鹽場網
司牙僧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為姦利然資性輕財
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為

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
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
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
召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
乙未張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
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
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
真後天下
張汎海
陝以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
山東有田豐襄陽有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

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為威

庚子歲偽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采石五聖格先是徐雖為君權皆在倪鑾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為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偽漢王欲舉兵收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后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為都

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為縣點書及從為盜弟兄四五人專兵為衛所殺倪殺徐遂謀為帝既敗於建康復棄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慶吉顧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地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及不下臺兵至合戰者易前后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為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為帝襲位居武昌改元德壽臺兵攻圍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旻眼子僭號稱帝國號

大夏改元号先沔陽人瞻一目為巡司子兵牌子頭
隨倪鑿子為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還居
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既而憤陳之殺逆竟引
兵歸曰汝能為帝我豈不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
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為其弟所殺其妻復圖殺其
弟立其子為帝襲位以其黨黨牌為冢宰事皆專之
小曼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建
同其母俱降其右母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曼至同德
壽陳少主去高麗然飄飄入于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

已北尚皆吳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

思齊隴西則

思道太原則王保保中梁則太子開撫

軍司以總之

既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謀

王保保欲

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

風蕭蕭會

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

擄京師庚申

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

臺兵勢失利

遂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

李思齊遁

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等皆降秦龍

悉定頃以

尊為崇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

南已百歲，邵督季保保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
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滯下疾崩，皇太子獨親身走
去，而皇孫就擒。

有雲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曷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
之類丞相李善長言，真人物魁梧可用。

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四川平之，僞夏見人民母子
降，天下混一。

專乎治天下之道，上公而已爾。公則朝越一家，私則野

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觀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

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為防護，自以為得統

疏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寧遠之德亦歸於

北，故省極江南，富穡塞北，見於偽語之所云也。迄今

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

故自懷藏於方，意諱盜於韓寇，與於野先，敗事於

答麻，而天下之變，十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

北、淮、左右，皆為寇，城郭丘墟，積穀如山，後亦難命。

李察罕收復河朔不幸輕信降虜爲田豐之所詭譎
其子王保保殺田而代領其衆糧區師屬不相統一
幸羅又生內變歸兵犯關謀易太子營之羸病之人
日以爲藥扶救逾懼不濟况復以峻澤事漸繼之武
縱無外寇尚且養亡況墨以百萬之衆援之哉其能
淹延數歲直至成中而后失國豈不奇矣

通鑑卷之三

通鑑卷之三

雜制爲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標而已蓋所以陸寓設險守
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洫許多阡陌使車
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
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餉以便戎
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
可以驗之也

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陣也。
曆法斗建天行也。建曆也。十二日辰日行也。八節是也。斗
轉天而西行。日運天而東轉。斗日五行至復會於元
分之所以爲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曆之大綱也。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
無變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遂
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爲推步之算。以至於元。
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故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
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

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求終無弊元詔。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則無
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
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二十九歲。
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
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是閏朔
並無餘分。又植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
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
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爲第一十年。爲第二章。

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先之期夜半乃是癸卯
日知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
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
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
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歲
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計
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
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
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

曰一元此借一行推之演十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
二家之術也

定曆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曆多用一定之法故求八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
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曆雖六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
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
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一年而差一度等已往
減一等等將未加一等等始宜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曆代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

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
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別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員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
背中間開一員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
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新製也

玲瓏儀鑄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入
之制也

更有五更更有五吐而前後多言以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
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明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
始因律管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以術非律以命算
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知
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古之鍾
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
之不可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乘命於律不命於乘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圖九分乃
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
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茲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諡，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其征至今不改。漢呂后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雉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昭，改昭穆為招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進士，犯其父偏名為諱。昌黎韓文公至為作辯諱，宋有禮建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改請其三代名諱。建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刊定，回避。然後生進及入人家，皆先問父祖諱，然後接談，無悞犯。歷代諱

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淳樸，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應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為意也。初不妄言尊，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稱臣之導諛也。後世人誦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諱初不害其為有道之君。至周公始立諱法，諱其父兄為文為武，止特一字而已。當時諱法之行，亦以公皆政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諱以雪。諱者

孫百世猶不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嘗其私智一
章論法謂予不可以議父臣亦不可以議君真以賢聖
自居何則嘗出於私已也漢論尚少亦死而足在至
唐而生如美謚字最多至為無謚元朝此等謚皆
而不為及死而始為之謚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
聽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為證也

自周立謚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通行迥異常
至元朝秦王太師濟行不軌欲要皆於天下以以
十萬錢濟信傳口誦元之德申而不敢言

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九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
未有也此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而歸
此則權臣竊命元朝之變例也

漢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為首後至竊天下之力以崇山
墳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後宮之女以殉埋
葬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
貨物亦多如漢用卽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
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
裏用梳木一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人合為棺置遺

體其中如縣漆率則以黃金為國三國定送至其直
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蹶平俟蒼青方解嚴
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究遺跡豈後有發則暴露之
意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體體
參贊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踏唐制也自武帝葬
宋之問始

嘗讀西陽雜俎書曰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三公之
為宰相起去門路軒送之御史大夫大將軍三公之

官皆然尚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禮漢書卷之
卑之制尚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耳直牛羊
爾三代之時天子當宁而立以朝群臣本至儀也
臨其下後世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
上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
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相送白玉節者謂也
也文亦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慢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

心曲領。玉珮。朱履。是董隋而用漢也。此則公案。

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欄。杉。宋服也。巾。環。襪。

領。金服也。帽。子。繫。嚴。元服也。方。巾。圓。領。

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

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

皆以羅。流外。授省。則用縵。縵。其。襪。頭。卓。靴。自上。至。

下。皆。同。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員。或。前。員。後。不。或。後。子。蓋。燒。漆。之。

遺制也。其髮或辨。或打紗練。世。庶民則椎髻。衣。服。貴。

者用渾金線為納失失。或。縵。之。絲。綉。通。神。欄。然。上。下。均。

可服。等。威。不。甚。辨。也。

織蓋。授宣者用褐羅。授勅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縵。則。線。其。腰。靴。則。縵。其。頂。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

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真人。吳闞闞為。

宗師。留華下真人丘長春。此。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

以功封以金印。主全真教國。其外又有白蓮教。講。摩。

數回回教頭陀教不合不_二過_一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待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
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曰大元取至共坤元之
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之中書省以總
庶務之樞密院以掌兵要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
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
手的此真立臺之旨歷世一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
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謂曰非親不舉非離不彈執此
之論又謂當然而國論益大不正矣自英中帝

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即用其弟實罕吉思爲御史
大夫太平旣敗繼用秦王伯顏爲相即用其兄子脫
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
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
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答麻矯詔黜之遂以
答麻爲相即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
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勝國黨與盤結
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官臺
委任過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猶捕鼠畜狗防女之意

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遠心旋致敗滅嚮使莽操豎盪
之倫居之元之爲元已不洽順帝而石宗社爲基也
元中臺建于大都西臺建于陝西南臺建于建康其餘
各道設廉訪司隸于三臺每歲巡歷州縣糾察官吏
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緱山始開科爲狀元
自張起巖始緱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
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

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佛之寶用五字其餘
篆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勅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
品爲勅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勅用織綾亦其簡古
而費約可尚也

元君主另設一帳焉極金碧之盛名爲幹耳及之帳即
架閣起新君之帳自作幹耳焉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袖其衣帶
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女冠冠之

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妹博爾濟吉同取天下世用其女爲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爲后也自正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一輪幸即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慶蓮花金之遺制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謝恩書書者即書其姓名他日有子以爲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僕必得高麗不如此則之不成仕宦元爲札刺兒氏太祖與雍吉刺氏同取天下約曰我男長爲帝汝女長爲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旣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內爲中書省在外爲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爲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天

下為十二部一百六郡晉分天下為十五道唐十道
宋分天下為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

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

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榛子也亦由古言纏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

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

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

此之謂民之
父母元世祖
有之

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

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

獄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合惟毒王伯顏

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命

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於刑戮

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

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嘗誕日集天下善樂不

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為大樞密平府為上部每年四月造
此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
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官裏歲以為常
車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所
海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禪鑿鑿之禮故以震耀古今
然亦莫掩其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侯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等
書以十音為本特定一代之文對為帝師詔書之

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于京
漢皇上天兩寶花今天下郡國皆之敬如也
同文廟鳴呼謚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
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別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禮樂皆用胡
音所製大晟樂曲也宴用編樂胡樂皆用前朝用胡
樂而用清樂入樂其法除遺法金制樂器用馬車
柱障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娛聖德希美文字不

人為佛善護相而集

惟邪天剛晴大雷雨用焚其像遊行兩郡多顯靈應
樂則立觀音司掌天下焚像有舊前不應雜說
走亦歸寺藏攝等位

元世祖中統三年立鈔法以至元實為中統之後
子母相維而行之中統二貫準至元二伯文二貫準至
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年中統以費工本之費不印
行獨至元鈔法通行所以權日貨輕重民其使之至
正間丞相脫脫魯魯平無事入都巨賈魯之說教有

所建立以求名於后世別立至正文鈔料既窳惡易
敗難以倒換遂滯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
以買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援其法遂廢嗚呼蓋魯教
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
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鑿
當其盛時曾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
造楮幣以為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益而不行
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
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之得使鈔法如此烏

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為母。以引為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溢而有溢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

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也。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正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天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為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為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

壹拾文爲半錢

貳拾文爲錢 叁拾文爲一錢半 伍拾文爲二錢半

壹佰文爲錢 貳佰文爲一貫 叁佰文爲一貫五錢

伍佰文爲二貫五錢 壹貫爲五兩 貳貫爲十兩

伍簡壹貫爲錢 伍簡貳貫爲錢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王洽差鹽亭戶丁煮鹽至十月結場注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

吏胥並緣爲姦民甚苦之故初嘗言其不便事雖起復令富商收市官收曆世鹽法在夏禹時禁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鹽以富國及吳武始立權法爲牢盆之制自是曆代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費著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有加無彥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改分賣引照茶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即放行至賣處收稅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敬山茶山下有泉一

元邊造茶則出造茶畢即竭矣此之宋明崇茶所製
龍鳳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未茶各處葉茶
元海運自朱瑄張瑄始歲運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
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
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
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當既將國
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右歲以為常及張九
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等造茶而國已
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小站州縣凡十里立一鋪大事則
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鋪兵傳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醲烈其
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真寧等路造蒲萄酒八月
至大行山中辨其真偽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偽者
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雜極寒
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蒲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
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蒲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
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篋刀。鑲鐵定鐵造之價貴於金實為犀利三公貴人皆佩之。

延席則排卓五蔬五菓五按酒置案。瓶案盛馬盃於別

卓于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則半跪

退三步執盞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

平交則平禮尊者賜卑者進接盞半跪退三步全跪

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過盞不敢復還尊者

湯食非五則七割掣設而散酒行無筭

手設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掣設上賓則用羊背

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羊後羊之類或則用

膾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取其筵之盛也胡王公貴戚子孫競

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者

為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宣和如蜀蜀

酒谷刺吉酒自元朝始

林松山藏





